

“国潮”澎湃，如何因势利导赋能中国品牌

要防范打着“国潮”旗号的拜金主义和浮躁症，治理“仙鹤加祥云”等生拼硬凑蹭热度乱象

本报记者王丰

近年来，“国潮”概念兴起，不仅众多传统中国品牌借力“推陈出新”，以“国潮”为卖点的新品牌更是不断涌现。从美食饮品到服饰美妆，从电影电视到文创周边，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科技，一时间似乎“一切皆可国潮”。

“国潮”给中国品牌发展和中国文化复兴带来新的机遇和活力，但盲目跟风、浮于表面、模仿抄袭等现象也屡见不鲜。

如何让“国潮”真正赋能中国品牌和文化，避免浮躁喧哗甚至造成资源浪费，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众“因”助推 “国潮”澎湃

曾经，进口大牌是品质的象征，欧美日韩文化一度引领潮流；如今，“国潮”正在改变传统的刻板印象，更时尚、更前沿的中国品牌和文化焕发亮眼的光彩。

专家认为，“国潮”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消费观念转变、大国崛起背景下文化自信提升、制造创新能力提高等原因共同引发的。

“大背景是中国经济实力、人均消费水平、文化自信的提升，驱动力是政府、媒体、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共同行动，而基础是中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多年世界工厂的身份，锻炼了中国的产业链、人才。”中国美术家协会服装艺术委员会主任吴洪说。

2018年被认为是“国潮元年”。当年，中国运动品牌李宁携中国元素鞋服亮相纽约时装周，故宫口红推出即被热购，北京卫视打造《上新了·故宫》《我在颐和园等你》等系列国潮文化节目……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货将新技术新潮流融入品牌文化，以全新的姿态亮相，而传统文化及东方美学也借助现代工业、科技力量，与多元文化融合、推陈出新，并转化成具体的品牌和产品，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大放异彩。

比如，百雀羚化妆品、北冰洋汽水、回力运



2020年10月6日，北京前门大街“老字号+新京苑儿”跨界市集上，一名小朋友在戏曲人偶的纸板后留影。
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动鞋等“老品牌”以全新的方式回归市场；在手机行业，OPPO与故宫联合推出以“宫墙红”为主色调的定制款手机；在汽车领域，比亚迪推出“秦、汉、唐、宋、元”系列汽车……

“我们是一家中国企业，所以想用中国朝代命名这些汽车。还有一个细节，比亚迪车上所有的按键都用汉字。”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说。

《百度2021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报告显示，“国潮”在过去10年关注度上涨528%，2021年国货品牌关注度达到洋货品牌的3倍。手机、服饰、汽车、美妆、食品、家电依次成为国货关注度增长最快的六大品类。

不仅国货，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国漫、国剧、传统文化IP等也实现了新生，比如，越来越多年轻人自信地穿着汉服走上街头，李子柒在网上的走红更是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把考古发掘融入“拆盒”过程的“考古盲盒”、制作精美的中国各朝代服饰和影视剧、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结合的工艺品……在今年9月的第十七届文博会上，各类文创类“国潮”产品尽显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教授胡钰认为，“国潮”不仅是国货之潮，也是国力之潮，更是国运之潮。“国潮”有很重要的三个元素支撑着它，一个是民族文化，一个是国货品牌，再一个是青年力量。

“更自信的Z世代”是推动“国潮”热的重要因素。“这一代年轻人对国货的态度，已经慢慢完成从排斥到欣赏的转变。特别是‘新疆棉’事件后，一些力挺新疆棉的民族品牌虽然失去了海外订单，但得到国内消费者的广泛青睐。”361度品牌事业管理中心总经理郑业欣说。

“乱象”多多 隐忧浮现

毋庸置疑，“国潮”正热。但目前市场上不少以“国潮”为卖点的产品，实际上在设计、质量、品牌内涵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短板。此外，一些厂商蹭热度、赚快钱、搞抄袭，炮制出粗制滥造的“伪国潮”产品。

吴洪指出，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还会带来各种问题。

给自己贴民族标签、砸钱营销、借重大灾害或特殊事件博取民众好感……这是当下不少“国潮”品牌营销采取的手段。有些品牌借热门事件，甚至一度成为人们心中的“民族品牌之光”，但是热度一过，又因为设计老气、产品质量等问题而被市场甩开。

品牌联盟董事长王永认为，对于品牌来说，“国潮”是催化剂，但如果你只有催化剂，没有扎实的内功，这个催化剂也发挥不了太长时间的作用。

“现在老百姓是越来越理性了，品牌靠所谓的情怀和宣传，或许可以收割一波流量，但这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品牌的根，不能够本末倒置。”王永说。

另外，为了紧跟“国潮”热度，不少商家只是将仙鹤、祥云、汉字等东方文化元素，进行“生拼硬凑”和无意义堆砌，就打出“国潮”标签进行售卖，丝毫不考虑这些元素和国产品文化是否契合。

“这些急于求成的‘伪国潮’，难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吴洪表示，不仅如此，这些产品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导致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等于传统图案”的刻板印象，也缺乏与前卫时尚的“潮”式呼应，淡化甚至歪曲了传统文化的本来寓意。

为了赚快钱，一些所谓的“国潮品牌”甚至走上歧途，有的造假，有的抄袭其他品牌的原创设计，极大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以美妆行业的口红为例，在天猫搜索关键词“中国口红”，有超过2000件相关商

品；在京东上，则显示了超过1万件的产品，仅“中国风口红套装”这一栏的数量就超过5000件。

这些产品大多相似度极高，放眼望去，满是仙鹤、牡丹、凤凰等浓郁的“国潮”元素，部分产品如果不看产品商标或名称，甚至难以区分。

让“国潮”真正赋能中国品牌

专家表示，“国潮”热让人欣喜，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能量。但一定要戒除浮躁、狭隘和唯利是图等心理，踏踏实实做产品，这样“国潮”才能迸发出持久生命力。

事实上，借助“国潮”发展的大趋势，不少品牌已经成功打响了自己的知名度，实现了过去难以企及的营收。但直到今天，不少产品的品质及研发与国际一流品牌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有专家表示，任何优质品牌的塑造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沉下心来，持续不断地在“国”的深层意蕴中汲取营养，在求同存异中进行“潮”的推陈出新，“国潮”才能真正发扬光大。另外，也一定要防范打着“国潮”旗号的拜金主义和浮躁症，避免陷入一切向“钱”看，为牟利不惜采取“抄袭”“炒作”等手段的怪圈。

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王丹认为，“国潮”需要进一步挖掘，而不是跟风。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融入世界文化元素，“中华文化是包容的，充满自信的文明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社会，传统文化也要结合现代的审美需求，才会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吴洪表示，“国潮”发展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提炼和升华，同时也需要保持开放心态，不能闭门造车。

“真正优秀的品牌，是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普遍的影响的。”谈及“国潮”品牌的发展方向，有专家如是说。

上亿年的“宝贝”没当宝待，有的被烧成了砖头

贵州古生物化石保护“既缺巧妇又缺米”，专家建议“石旅结合”开展建设性保护

本报记者蒋成、杨欣

红砖厂旁边裸露的土层里，三叶虫、角石等几亿年前的化石随处可见；路边其貌不扬的小山坡，随手一挖便是上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小千收来的鱼龙、海百合化石堆放在地下室一直没有得到修复，一些化石逐渐风化……

贵州古生物化石资源丰富，素有“古生物王国”之称。全省沉积地层发育齐全，分布广泛，蕴含大量古生物化石，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贵州省级地质公园青岩古生物化石群、乌当遗迹地等重要化石群、地层剖面遭到破坏。

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可充分调动专家力量，加大投入，合理开发化石资源，建立相关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和科普、研学基地，探索“石旅结合”，开展建设性保护。

几亿年的“宝贝”随处可见

小山坡上稀稀落落修建了几栋民房，村民在这里生产生活，饲养牲畜。山坡岩层表面因为风化变得酥碎，很难与重要的古生物化石群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你走在裸露的岩层随手一挖，便有可能挖到上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这里是贵阳市青岩古生物化石群，也是贵州省重点古生物化石产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生物系教授童金南介绍，青岩古生物化石群由13个门类组成，已发现214属419种，是古、中生代之交，生物大灭绝后的生物复苏—辐射最为典型的海洋无脊椎动物群，其丰度和多样性全球罕见，代表地球历史时期的第三次大辐射。这些信息不仅有助于研究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后的生物复苏，而且也是探索当代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构建的源头。

“地球上最大的一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在2.5亿年前，随后的生命大爆发经历了1000万年，而全世界目前唯一能找到这次生命大爆发证据的遗址，就是青岩古生物化石群。”童金南说，他于2016年到贵阳考察研究发现，伴随着城市建设发展，青岩古生物化石群已经大面积消失，仅剩馒头坡一处，但至今未得到有效保护。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调研员王红梅告诉记者，青岩古生物化石群是指产于贵阳青岩地区青岩组中所有生物化石的总称，它以双壳类、腕足类、菊石类为主，包含有六射珊瑚、牙形类、海绵、腹足类及陆生植物、藻类



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凯新红砖厂志留纪时期的古生物化石剖面被破坏，三叶虫、角石等化石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蒋成摄

等多门类的化石群。

王红梅表示，青岩古生物化石产地2006年就已列入花溪省级地质公园，但由于面积过大，管理上相对粗放，没有专门对化石产区坐标进行矢量化。另外，此地处于青岩镇中心区域，受青岩玉带湾安置房和青岩双狮路市政工程项目影响较大。

在馒头坡一带的山体上，记者看到，有三处移民安置房建在化石产地。“涉及村民用地的拆迁补偿，相关工作流程较长，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兑付土地、房屋补偿工作，补偿兑现后，可立即进场进行环境整治和剖面清理。”王红梅说。

近日，记者在其中一处民房房主刘先生了解到，补偿款项已经到位。“土地和房屋的补偿款已经收到，东西正在陆续清理，近期准备搬走了。”刘先生道。

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的一处奥陶纪古生物化石组合，是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野外实践基地。该学院讲师兰天告诉记者，这里原本有6条完整的地质剖面，但是由于缺少保护，目前只剩3条了。

“这里发现过软体动物的化石，它们本身的身体是软组织的，以化石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概率很小，生物的组织能够保存下来，这是它的唯

能可贵之处。”兰天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受到当地生产生活影响，岩层表面风化严重，而在不远处，两条地质剖面已经被房地产项目覆盖。兰天对此表示惋惜：“地方发展确实会逐步挤压化石群的空间，如果剩下这3条剖面也没有了，我们的实践基地又得换地方了。”

王红梅表示，隧道建设、垃圾填埋场和房地产项目等都不对程度对地层剖面造成破坏。

化石保护“既缺巧妇又缺米”

记者调查发现，资金、人才和保护意识欠缺，给重要化石群的保护带来困难和挑战。

化石太多导致“轻重难分”，保护意识欠缺。在贵州一些化石资源较丰富的地区，工程建设中挖出化石屡见不鲜，加之地方部门缺乏专业知识，无法识别化石重要程度，保护意识逐渐淡薄。

记者在黔东南州凯里市凯新红砖厂发现，这里蕴藏着大量志留纪时期的古生物化石，三叶虫、角石等化石随着该砖厂取石造砖而暴露出来，随处可见，很多化石随着杂石已

经被烧成了砖头。

童金南告诉记者，如此大量的化石集中在这里，就算没那么重要，全部被烧成砖头，也着实可惜。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近日组织了贵州省古生物专家委员会有关专家前往实地调研核实。结果显示，凯新红砖厂内所产的古生物化石种属，在贵州产出区域广泛，产出种类较多、数量丰富。加之开挖的页岩经长期风化后，化石裸露容易采集，尽管化石种类并不具备稀缺性，但依然可作为青少年科普教学场所。

专项资金紧张是影响古生物化石保护的重要因素。王红梅介绍，化石保护的专项资金，都是由省级财政拨付，资金比较紧张。

很多化石保护区由县级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却缺乏专项资金支持。青岩镇党委书记刘友谊说：“虽然知道化石需要保护，但是涉及拆迁补偿，这笔资金镇里、区里都没有，只能等专项资金，因此才拖了这么多年。”

据了解，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对青岩古生物化石产地做保护规划评估，2020年向贵州省财政厅申请了600万元的专项经费，目前已落实300万元。

化石保护还缺乏专业人员。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化石群地质公园管理处执法队长李斌告诉记者，2000年至今，关岭县多次开展打击古生物化石盗挖盗采专项行动，收缴珍贵海百合、鱼龙化石多达几千件，但一直堆放在地质公园的地下室。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修复，一些化石逐渐风化。

鉴定各个化石群、各类化石的稀有程度和科研价值是化石保护工作的重点。花溪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硕告诉记者，地方上缺乏专门的技术人员去进行鉴定。

“不是所有的化石都能被发现，一些无脊椎动物的化石没人发现或者不在意，地方缺乏专业人士。如果不是专家说，我们不知道哪里有化石，也不知道哪些化石需要保护。”杨硕说。

“石旅结合”开展建设性保护

受访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摸清贵州古生物化石“家底”，合理的化石采集及科学研究能够科普化石知识，提升化石价值，增加群众保护意识。他们建议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不让保护影响发展，也不让发展破坏保护”。

王红梅介绍，贵州分别于2008年、2011年、2017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全省古生物化石资源进行调查评价及保护规划，目前全省共圈定了66个具有保护价值的古生物化石产地，“古生物王国”称号名不虚传。

在实际工作中，化石保护容易与基础设施建设、群众生产生活冲突。王红梅介绍，这66个具有保护价值的化石产地中，有8个世界级的化石产地已纳入全省生态红线进行保护，其他58个化石产地也纳入了贵州省自然资源厅“管地管矿一张图”平台，在项目用地预审规划选址及矿业权设置审批中进行避让管控。“要保护，但也不能过度保护，经过专家评定有保护价值的，地方发展需要作出一定牺牲。”王红梅说。

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赵元龙认为，化石是不可再生资源，化石特别是化石群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古脊椎动物化石早就作为文物看待，收到较好的保护效果，而无脊椎动物化石也可以作为文物保护。

“只有主管部门、群众提高了对化石的重要性、保护性的认识，才能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赵元龙说。

赵元龙、童金南建议“石旅结合”开展建设性保护。国内外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均陈列大量化石，宣传古生物化石及演化，展示化石的形态、进行科普教育，部分化石自然保护区还能吸引游客参观，带动地方发展。

比如贵阳市自2020年以来组织1000多名中小学生在安顺市关岭化石群地质公园进行研学，学生们在现场能够接触地质学、生物学等知识，了解两亿多年前三叠纪时期古生物化石的形成、化石种类、分布等，了解生命起源至今的沿革过程。

“化石产地可进行化石村建设，不仅可作为科普基地，还可提高化石村群众保护化石的意识。部分保护等级不高，但是观赏性强的化石还可以做工艺品。”赵元龙说。

刘友谊认为，青岩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建一个化石博物馆或科普基地，既能保护化石，也能把化石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杨硕介绍，尽管省里成立了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但是和地方上的对接较少。基层作为珍贵化石发现和保护的一线，加强化石鉴定、保护的知识很有必要。童金南、赵元龙等专家建议，化石保护主管部门应重视专家作用，建立与专家沟通的长效机制。